

義演松武

莽賽云 刘操南 編著

義演松武

次傳云賽茅
訂寫南操劉

東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杭州

武松演義

茅盾著 柳詒南編譯

※

東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號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2號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浙江省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0 1/2 字數215,000

1959年4月第一版

195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00

統一書號：10125·264

定 價：(6)八角四分

出版說明

英雄武松，深受群众爱戴。在“水滸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杭州評話中更有不同风格的細致描写。本書是由艺人茅賽云和杭州大学中文系刘操南先生根据杭州評話傳統节目共同討論，再創作而成的。故事从武松在阳谷县报兄仇、杀嫂斗庆起，到打上二龙山与魯智深、楊志、曹正、張青、孙二娘、施恩七星聚会止，描述了武松一生曲折遭遇的最重要部份。

本書繼承和发揚了杭州評話的傳統风格，較之历来流傳的評話节目，在思想內容和艺术表現上都有所丰富和提高。

武松演義目次

- 第一回 武都頭天齊廟賣街拳
西門慶紫石街飲花酒…………… 1
- 第二回 武二郎懷疑兄長病變
何九叔訴說潘氏奸情…………… 17
- 第三回 武都頭控告西門慶
孫縣主怒斥何九叔…………… 34
- 第四回 供奸情武二郎殺嫂
定詭計西門慶請客…………… 51
- 第五回 武都頭怒殺西門慶
胡夫子義斥孫國卿…………… 67
- 第六回 獅子橋王婆正法
十字坡武松打店…………… 84
- 第七回 施公子置酒蕭王殿
武英雄納涼安平寨…………… 104
- 第八回 舉大石武松逞威風
得噩夢蔣忠受驚慌…………… 120
- 第九回 報兄仇施恩囑義士
懲惡賊武松闖酒館…………… 141
- 第十回 賭館歹徒忍氣吞聲
茶店老丈聚心快談…………… 159
- 第十一回 蔣門神避禍走拳館

	馬玉珍受創落酒缸.....	175
第十二回	王慶怒斥蔣門神	
	施恩義奪快活嶺.....	194
第十三回	張都監陰謀施詭計	
	孫府尹清廉處疑案.....	210
第十四回	蔣忠陰唆何長解	
	武松大鬧飛云浦.....	228
第十五回	汪了娘泪洒芙蓉軒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243
第十六回	武英雄藏身酒店	
	孫府尹相驗死尸.....	261
第十七回	府衙役三搜十字坡	
	孫家店再晉英雄酒.....	279
第十八回	老庄家慘死雙龍鎮	
	武行者夜探蜈蚣嶺.....	295
第十九回	雙日鎮孔明挨打	
	二龍山武松落草.....	313

第一回

武都头天齐廟卖街拳

西門庆紫石街飲花酒

話說大宋宣和年間，徽宗恣情酒色，不理國政。豺狼當道，虎豹專權。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之徒，壅塞朝廷。遍地貪官污吏，刮盡民脂民膏。惡霸仗勢橫行，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時天下英雄，嘯聚山林，紛紛起義。這裡先敘一人，是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長得肩闊腰圓，體格魁梧。面似銀盆，眉如刷漆，目似朗星，鼻如懸胆，牙如排玉，大耳厚垂。江湖上因他相貌體面，與二郎神彷彿，稱為灌江口武二郎。武松幼年父母早喪，家道貧寒，受盡人家冷淡欺凌。家中只有哥哥大郎一人。這大郎單名一個植字。武松小時由大郎撫養長大。大郎販賣炊餅度日。每日自武家寨挑炊餅上清河县去，在家無人照料二郎。大郎一頭挑着炊餅，一頭挑着二郎，遇到好人便討些乳水與他吃。大郎就這樣辛辛苦苦把二郎養大；所以兄弟情分，十分篤厚。武松長到一十八歲，却生得體格丰偉，性情剛強；不象哥哥大郎那樣為人懦弱，模樣猥賁。這年在清河县，路見不平，便與縣中機密相爭起來。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武松只道他死了，因而逃避在外，四處漂蕩。嗣後投奔到河北滄州柴王府中，為門下食客，多蒙

柴大官人接納管待，住了一年。在柴王府中結識了及時雨宋江，鉄扇子宋清。蒙宋江青睞，結义为弟兄，指导了他一些文字。

現今武松自河北滄州回归山東清河县。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兒，背了包裹，提了棍棒，上景阳崗来。这景阳崗山勢嵯峨，自北而南，山脈逶迤百余里。越崗向西是清河县，分道向南，便抵阳谷县。武松在透瓶香酒店喝了九碗好酒。上得崗来，仗着酒胆，三拳兩腿，打死一只猛虎。此虎名叫吊睛白額兽。当地獵戶，陪武松到了阳谷县衙堂，会見县官孙国卿。武松上堂，参拜毕。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兩边官吏听見，都惊的呆了。知县就堂上賜了三杯酒，并賞与庫銀五十兩。武松認為打虎是偶然僥倖，非自己之能，便散与众獵戶了。知县見他忠厚仁德，又是一条好汉，有心要抬举他，因参他做个巡捕都头，專在河东水西擒拿賊盜。武松跪謝。众獵戶都来与武松作賀庆喜。县官又着人扛抬了这只猛虎，牽过一匹大白馬，請武松騎了，在县中三街六巷鳴鑼打鼓，叫喊着：“景阳崗上的猛虎，已被馬上这位英雄打死了，客商可以大胆过崗。”大家看了，嘖嘖称羨，都道这英雄，沒有千百觔水牛般气力，怎能够动这猛虎分毫。正是：

胆大艺高武二郎，挺身独上景阳崗。

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威名天下揚。

武松游街三日，関动了全县軍民，有从百数十里来觀看的。游街到第三日，武松騎馬过紫石街，武大郎也挤在人圍中来看，却不料馬上这位英雄，就是他的兄弟——二郎。武松

也不曉得哥哥——大郎，已從清河县搬來。弟兄邂逅相遇，自是歡喜。此後武松日間在衙門當差，晚間就上紫石街來，與兄長聚話，在兄長處歇宿。武松在陽谷縣當差辦事。知縣孫國卿雇人把一張虎皮剝落下來，請武松送上青州，獻與三省軍門霹靂火秦明。武松自青州回來，忽一日，知縣又想起把這老虎的一副骨头，煎成膏片，用錦匣盛裝，備公文一封，請武松帶了周天、華豹兩公差，一同送上河南開封，獻與金殿大元帥高俅，以為進官獻媚之資。武松打了一隻老虎，弄得縣官忙不開交，想出許多主意。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紫石街與胞兄武大郎告辭。武松知道大郎為人懦弱，嫂嫂潘金蓮甚不安于室，臨行之際，因而向哥哥嘮嘮叮嚀幾句。勸哥哥每日須遲出早歸，不要和人飲酒。歸到家里，便下帘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須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

武松辭別兄嫂，帶了周天、華豹，曉行夜宿，踏水登山，取路逕望開封府來。這一日，武松等三人，到了開封府，直抵元帥府，向門房投遞公文。號房接過，便把公文與送文的姓名登記了。門房當即說道：“隔五日，領取回文。”武松與周天、華豹三人，便尋招商客店投宿。過五日，武松等去元帥府領取。門上人看他們并無門報銀兩拿出來，便推說道：“回文尚未發出，且挨過三五天。”武松無奈，只好暫回店房。過了幾天，武松又去。門上人仍是推托。武松連連空跑了几趟。這時已屆殘冬，門上人直說道：“回文今年怕不會發出來了。”武松思想，衙門辦一回文，為何這樣周折？武松初辦公事，却不省得許多。領取回文，門上須送門報。高俅衙門，

賄賂尤重。小門報須三十六兩，大門報須七十二兩。武松還要分辯：“我等流落在京，盤費不多，怎能等到明年？”門上人冷笑道：“官長不發下來，我等是沒有辦法的。”武松脚一頓，一聲長嘆，旋身便走。武松守到歲尾，宿店主人急了，前來招呼，武松只有好言答對。店主人看他們是公差，也就不多說了。

這一日正值歲首，皇都家家熱鬧，戶戶喧嘩，都在排賞慶賀，武松等三人却是困守客館。武松不免納悶，周天、華豹，便慫恿他出店瀏覽。三人徐步不覺來到天齊廟。周天、華豹看廟內紛紛濟濟，確是鬧猛。便道：“二哥，我們進廟去玩玩。”武松道：“好！”三人踏進廟門。見廟內有香市。殿中邊，甬道上下，有屋即攤，無屋即廠，廠外有篷，篷外又攤，熙熙攘攘，都是江湖生意。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尺、經典、木魚、嬉具之類，以及三教九流，算命拆字，無不畢集。人來人往，忙个不停。周天、華豹說道：

“二哥，我們缺少銀兩。兄長精通拳術，何妨試打一套，也可掙下幾文。”武松尋思這也好。便向殿前甬道上走去。這地是交通冲道，原是不能打拳的，武松一時却未想到。武松當即脫下長服，周天、華豹幫着叫喊，霎時間已聚了幾十人。武松思想新年要討些彩頭，便出手打一套八仙拳。那時八仙是極受人們歡迎的。廟戲開場往往要跳一個八仙。坐唱先生開場往往要吹一個八仙。如今武松也打一個八仙。只見他拳脚起處：

鐵拐李提腿把神起，回頭觀望漢鍾離。

韓湘子口中吹玉笛，呂純陽拔劍把头低。

藍彩和手執花籃子，何仙姑紫燕成双飞。

曹国舅打动云阳板，張果老驢兒顛倒騎。

大家看了，拍手叫好。武松收拳，向四圍扫視，观众已有一百余人。周天、华豹喊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各位帮帮忙，破鈔几文。”观众把銅錢摔了过来。周天、华豹拱手道謝。武松再打兩套送客。周天、华豹招呼：“各位，明日請早。”观众一哄而散。周天、华豹拾錢，共有一百六七十文。屈指一算，三人食宿招商客店，一天只四十文。尚有多余。三人回店，付清了一日帳。店主人很高兴这三人极懂道理，年初一不賒帳，是要发发利市的。这样，武松与周天、华豹日日到天齐庙去。房金飯鈔，每日付清。店家看武松等忽然有錢了，就問今春有何生計。武松就把天齐庙卖拳之事向店家說了。正月十三这日，店主人閑着无事，也信步到天齐庙去玩。甬道上果見武松等三人在卖拳，四周围着不少看客。武松正在打拳，店主人暗暗与武松招呼。武松抬头，猛然見場子后面站着一位老者，精神抖擞，年紀看来五十上下。只見他：

在。平。阳。七。五。身。材。生。就。一。張。方。臉。臉。色。如。糙。米。濃。眉。虎。目，目。光。矚。矚。葫。蘆。鼻，一。字。關。口。絡。腮。須，已。經。花。白。兩。大。耳。貼。肉。頭。上。戴。姜。黃。綢。百。衲。遮。陽。前。有。明。珠。鎮。頂，太。陽。光。下。寒。光。閃。爍。身。上。穿。姜。黃。綢。襖。衣。白。扶。領，白。接。綢。

那老者也在觀望武松，只見这壯士：

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二。三。年。紀。雙。眸。直。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緊。握：

近觀時好似一雙鉄鎚。脚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頭落時，窮谷熊羆皆喪魄。頭戴羅帽，身穿猩血絲綢拳袴。

那老者看了，思想這人可以練習武藝，但不知他性情如何？看了幾手，就走了。武松思想：這老者從未見過。我打拳未完，他微笑而去，諒他胸中定有看法。武松拳頭打好，收落場子。客店主人前來叫應。武松趁勢問道：“適才有位老者，身穿姜黃綢襖衣，可曾瞧見，此人是誰？”店主人翹指笑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御拳館天朝老教師周侗就是他。”武松听了，高興非常。尋思江湖上久聞他的名字，不想在此遇見。武松曉得：當今道君皇帝時，有三位名教席，天朝周侗，地朝張俊，人朝任遠。過去朝廷攻伐胡虜時，胡虜曾擺下三座擂台，名叫天台、地台、人台。這三座台是這三位老英雄打下来的。打擂勝利，皇上論功行賞。這三位英雄不願為官。皇上便敕造一座御拳館，讓他們廣收門徒，行教為師。林冲被高俅陷害，這三位英雄義憤填膺，金殿奏本，要皇上赦免林冲之罪。林冲本應懲法，皇上鑒于三朝情面，遂賜判發配滄州。三朝認為聖上偏听奸佞之言，玉石不分，便向金殿辭職，堅欲退歸林下。聖上不准，任遠、張俊，不別而行；只有周侗強留下來。後來他也走了。江湖上傳說，天朝招收門徒：看的合意，便認你為弟子；看不中意，即有聖上詔旨，他終不接受。武松思想能拜天朝為師，才不負男兒昂昂七尺之軀，但苦無人引見，如何是好？招商店主人听了，說道：“武英雄，你如有意，我願意推薦。”武松問他怎樣熟悉？店主人道：“老教師早歲到開封來，常

住在我的店中。目下我还常去他館中閑談。”店主人便到御拳館中，把武松的意思向周侗說了。周侗听說他有心来学，便一口答应了。

次日，武松备了蜡燭一对，到御拳館去，拜周侗为师。周侗与武松聚談，才知道徒弟就是景阳崗打虎的英雄。当日周侗喚武松試演一套。武松抖擞精神打去。周侗总覺武松，气力虽是勇猛，拳脚却很松散。因問道：“賢徒，你的拳术是何人所授？”武松答道：“我师是湖南馬程飞。”周侗知道，此人在江湖上小有名声。武松在清河县武家寨时，曾拜馬程飞为师，学过三年拳术。以后零星向人請教，功夫并未学透。武松自拜师后，每日早晨便到御拳館去演习武艺；近中午，上元帅府乞討回文；下午跑天齐庙，卖拳斂錢；工作顿时忙碌起来。回文一日未領到，武松便一日留在京中。这样，一住就住到了二月中旬。

忽一晚三更，武松得了一夢：武松出游，不觉行至深山，迎面来了一只猛虎。这虎猛扑过来，把武松左臂咬断了。那时天降鵝毛大雪，四顧无人，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武松一声高叫，惊醒过来。吉凶如何，十分不解。武松便到御拳館去向师爷請教。周侗听了，問道：“賢徒，近来有无心事？”武松答道：“只是思念家兄！”周侗道：“令兄平日行为如何？”武松道：“常是受人欺凌！”周侗道：“既如此，賢徒何不早回家乡？”武松听了，說道：“小徒意欲还乡，苦于难領回文。”周侗道：“賢徒，領取回文，为师倒有一法在此。明日朝堂有事，高俅須上金殿見駕。賢徒可身穿号衣，腰悬号牌，前往元帅府附近伺候，待高俅退朝回

来。賢徒可前去攔輿，面討回文。虽是衙役威喝甚重，賢徒定有这胆量！”武松道：“敬遵师爷。”这天下午，武松也无心去卖拳了。

次日早晨，武松穿上号衣，挂好腰牌。清早就去元帅府附近伺候。武松等了一个多时辰，听到鑼声响亮，知道高俅道子回来了。只見長枪手、短刀手、劊子手、捆綁手，一道道过去。最后便是高俅的八輪金鑲大轎。轎子兩边还有廿四名重铠校卫。这是防刺客的。武松高叫一声，冲步上前。一班校卫手执皮鞭，連連威喝。一陣扰乱，斧鉞手早已蜂拥上来。武松神色自若。高俅在轎內听到有人叫喊，忙問道：

“什么事？”校卫回答有人冲道。高俅就吩咐停轎，把这人帶上来。校卫將武松推到轎前，喝道：“跪下。”武松拜道：“大帅，小的武松叩見。”高俅抓着寿桃短須，望下看道：“尔是那衙公差，敢来冲道？”武松答道：“山东阳谷县衙門。”高俅又問道：“到来何事？”武松道：“去年奉县主之命，献虎骨膏与殿帅。特来叩見，乞討回文。”高俅吩咐校卫，將武松帶回帅府，再行处理。高俅轎子回帅府，直抵大堂。高俅升堂，傳令武松进見。高俅复問，武松从头說了一遍。高俅傳記室进来，查出公事已落在門房。高俅再傳門房。門房說道：“回大帅，我們日日等候于他，他自不来領取。”武松笑道：“我是日日来討的。”高俅点头，教門房把公文取回来。門房呈上公文。高俅又問道：“武松，送虎骨膏来，曾送門报否？”武松突眼說道：“沒有。”高俅笑道：“尔家县主可曾給你？”武松說道：“也沒有。”高俅又点头，就在公事上添上八字：“失帶門报，莫怪武

松！”又写了日子，盖过印。高俅看武松，敢冲我的道子，胆識过人，且是打虎英雄；想留他做个心腹。武松思家心切，一口气拒絕了。武松接过回文，打一躬退出。高俅看他要走，說道：“且慢。”武松問道：“元帅尙有何言？”高俅說道：“护送虎骨膏，公事上分明写着三人，这两人现在何处？”武松說道：“现在招商客店。”高俅問道：“尔等去年来京，吃喝逍遙，倒有許多銀兩？”武松說道：“房金已亏空許多，全仗卖拳度日。”高俅冷笑一声道：“尔却还有这套武艺？”武松笑道：“沒有这武艺，怎样打得猛虎？”高俅自思：既然留他不住，还多說什麼？笑問道：“你今盤費缺少，怎样回归阳谷？”武松說道：“且再行設法。”高俅听他說話果斷，揮手說道：“去吧！”武松退下厅堂，頓脚長叹。心里自想道：为了区区門報，百般刁难人家。高俅視若无觀，空問了許多話。武松出离衙門，逕回招商店。周天、华豹見了，忙問道：“二哥，回文已領到否？”武松說道：“僥倖領到了。”周天、华豹又問道：“房飯金如何撥付呢？”武松說道：“且去見了师爷再說。”武松逕往御拳館見师爷。說明回文已領到，小徒要回山东去了。周侗問道：“賢徒，路費可有？”武松答道：“說来慚愧，囊空如洗。”周侗便喚人取出十兩銀子，遞与武松。武松道謝，作揖辞行。武松回招商店，算清帳，背了公文包裹，与周天、华豹一同出离皇城，星夜赶路回乡。

武松与周天、华豹追赶路程，非止一日。这日回到阳谷县，进城直抵县衙。周天、华豹說道：“二哥，我倆走累了。老爷前，煩二哥去回稟吧。”兩人說着，在長凳上躺下

了。武松踏进大堂。公差們見武都头来，齐說道：“二哥，在皇城怎么耽擱这些時間？”武松叹道：“一言难尽。”武松穿大堂，直到大厅。县主孙国卿正在那里想念武松，怎么去了这些時間，还不回来？武松上厅，呈上回文。县主接过，見封底上写着“失帶門报，莫怪武松！”八字。县主回忆，門报不知当时怎样忘了。把回文拆开来，只見紙上寥寥写着几字：虎骨膏一包，計重几斤几兩，如数收到。县主看了十分失望。放下公事，便問武松，在开封这些日子，怎样度过？武松回答全仗卖拳度日，回乡路費，还是周侗老师贈送的。县官寻思：这事，幸亏委派武松。如若他人承当，益发弄不落。便取出白銀十兩，賞与武松。武松公事了結，出厅堂来，向众公差問道：“家兄这晌可好？”大家听了齐推說道：“公事忙碌，紫石街久未去了。”武松出衙堂，周天、华豹站起来招呼道：“二哥，路途辛苦，我等到酒樓上去喝一杯吧。”武松說道：“待我回家，見過兄長，再行聚談。”武松迈腿，大踏步向紫石街来。这时衙門公差，早知武大郎已惨死了，但在武松面前，都不愿惹事。周天、华豹听說武大郎果真死了，便相邀买些紙錠香燭之类，要到武家来祭奠。

武松直奔紫石街来，众鄰舍看見武松回来，都吃了一惊。齐說道：“这番蕭牆禍起了。这个太岁归来，怎肯干休！”一会儿，武松走到已看得見哥哥家的門了。只見門上門麻高釘。武松怦然一惊，訝異道：“啊唷，难道哥哥真的亡故了？”武松搶步前来，踏上阶沿，高叫一声：“嫂嫂，開門来。”手在門上噹噹兩下。这时武家樓上有三人在飲酒。

一个是武松的嫂嫂——潘金蓮；一个是潘金蓮的情人，就是謀害武大郎的凶手——西門庆；一个是隔壁鄰舍——淫媒，王蔣氏王婆。潘金蓮与西門庆并肩交股而坐，举杯暢飲。王婆在旁側侍候。潘金蓮穿着粉紅衫兒，粉紅裙兒，与西門庆眉来眼去。潘金蓮今日喝了酒，面上透出紅白来，更显得臉襯桃花，眉弯新月，十分妖嬈。但見她——

黑鬢鬢賽鴉鵲的鬢兒，翠弯弯新月般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妖滴滴銀盆臉兒，輕嬌嬌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娉婷婷楊柳腰兒，軟融融芙蓉胸兒，尖溜溜金蓮腳兒。

西門庆生得狀貌丰偉，性情瀟灑。見潘金蓮可愛，便趁勢来攬她。正在取歡之時，忽听到楼下一声高叫：“嫂嫂开門来！”潘金蓮听到是武松的声音，吓得魂飞天外，坐着的人突然立了起来。“唬！”一声，头一摇，似冷水澆头一般，双眉紧鎖。暗叫一声：“苦也！”潘金蓮惊惶失措，西門庆看的清楚。西門庆回头看王婆也吓得面无人色，暗想这却奇怪！楼下何人，却有如此威风？西門庆又想当初武大到王婆楼上来捉奸，潘金蓮胆大得很，若无其事。奸情之事，只有丈夫会干涉，旁人那个愿意来寻头巾。因此西門庆向潘金蓮問道：“楼下何人？”潘金蓮头沉倒，只道：“苦也。”話說不出来。看官：楼下分明是武松，潘金蓮心內虽是急，却很明白，为什么武松兩字說不出口来？这却有个道理。武松打虎之后，在阳谷县游街三日。武松与武大郎是弟兄，当众廝認，大家都曉得。那时西門庆去山西投亲，不在阳谷，他